



白眼狼系列

情陷美人關

台灣 程程

I247.5

3823

情陷美人关

程程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 刚

封面设计:符晓笛

白眼狼系列
情陷美人关
(台湾)程程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—3 000

ISBN 7-5378-1731-0/T·1691 定价:9.80 元

楔子

情陷美人

白

眼

雅

系

列

正月隆冬，霜雪纷降，位于东北雪山下的九寨谷，更是人烟杳然，走兽绝迹，随着天色渐暗，九寨谷内的温度又陡降了几度，寒风飒飒回荡于谷间，更显几分寂然。

谷中唯一的石屋，却是灯火通明，为四周增添了些许生机。屋内的那名少女仿佛早已习惯了这般严寒的气候，恬然的绣着鸳鸯，反倒是屋外站立于雪地中的男子，看来已是摇摇欲坠。

这般冷冽的气候已持续有七、八天之久，屋外身形高大的男子也站了如此之久，若非他身怀深厚内力，足以抵挡刺骨冰雪与连日的滴水未沾，恐怕早已倒下，只是，照如今这般情势看来，只怕他再站多久，也无法改变屋内女子的心意了。

古青云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站了多久，马不停蹄的赶到九寨谷后，面对的却是对他视若无睹的少女，还没开口请她出谷救人，就已经被轰出了石屋，因此，尽管他心急如焚，也只能在屋外苦等，仅靠手上紧握的一缕青丝支撑着他的意念。

情陷美人

“古庄主，您还是请回吧。”沉稳低平的声音自古青云身后传来，霎时间振奋了他的心情。

古青云猛地一转身，在冰雾中，望见一名挺拔俊逸的男子，手上拎着几株草药。

“段兄弟，我古青云一生未曾求过人，就当是我求你劝药儿姑娘，请她救救我的娘子。我离家已有半个月，琰琰的病情恐怕已是危在旦夕，‘摧心灭骨草’的毒性奇烈，普天之下，唯有‘药圣’的嫡传弟子——药儿姑娘能解，她若不肯伸出援手，琰琰只有死路一条。段兄弟，求你帮帮我，我不能失去琰琰，她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，我不能失去她，绝不能！”

紧握着拳头，古青云咬牙呐喊。数月来，他亲眼目睹自己心爱的女人受尽折磨，却又无能为力，他的无奈、沉痛、又怎会是适才的一番言语便能诉尽？

“古庄主，药儿的个性向来是说一不二，除非她自己愿意去，否则没有人劝得动她，您死心吧。”

段逍的语调依旧持平，丝毫未见情感起伏，线条分明的面庞仍是漠然；未待回应，便径自拎着草药步入石屋。

“段逍。”

古青云愤怒的嘶喊声止住了段逍的步伐，两道锐利的目光射来，仍无法使段逍回过头。

“你应该很清楚。”古青云所说的一字一句，显

得如此冰冷无情，毫不保留的展现了自身的王者之风。“古剑山庄在江湖上绝非浪得虚名，我大可强逼你俩下山救人，之所以不为，而甘愿在此苦苦相候，全因琛琛对我而言，实在太重要了，倘若因为你们的见死不救，而导致琛琛有丝毫损伤，我发誓，一定要你们付出代价！”

冷冽的空气在两名男子间流转，久久，屋内少女依旧无言。

倏地，一声低沉深缓的叹息，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。段逍抬起了头，望向霜雪遍布的夜空，神情似是专注思索，又似茫然空想，他不期然地牵动着嘴角，似笑非笑，云淡风清的说着，却似以生命骨血作承诺：“你要怎么做是你的自由，可惜的是，你永远也碰不到药儿的一根寒毛，因为，她是我用生命守护的人。”

第一章

段道神色自若的步入石屋中，屋内的陈设极为简陋，不过是数张石椅加上一只石桌，用家徒四壁形容亦不为过，倒是屋中四处可见的药草，多得骇人。

“药儿，你要的‘醉魂草’采来了。”段道向屋内喊去。刚一进门，即报药草已寻着，实在是因为深知药儿视药草如命，反而是他这个相依为命的师兄，在她心中，恐怕只占几两重。

语声未断，屋内倏地窜出一名少女，只见她身形轻巧，一袭水蓝色的轻纱在空中飞扬，倏地，一张清丽脱俗的娇颜已近在眼前，未待段道出言，她已拿了只白色的小瓷瓶，在段道面前晃呀晃的。

“闻闻。”少女的嗓音一如容貌般娇俏动人。她话才说完，便忙着要揭开瓶盖。

段道即刻往后窜退与她拉开数十尺，虽然声色未变，但眼中尽是提防。

药儿则是无所谓耸了耸肩，说道：“怕什么？不过是些药性强了点的‘迷魂香’罢了，既然你不

白
眼
猿
系
列

肯做我的试验品，那我只好找屋外那根大木头罗。”
一说完，便当真要走出门去。

“药儿。”

低沉的唤声自段道口中传出，一如两人相依为命的十几年般，具有连药儿也无法解释的魔力，轻易地便将她我行我素的玩心给掳回。

沉默了半晌，药儿早听出他语中的不赞同，只好嘟着嘴，屈服于其之下。

“算了，算了，碰上你们这两根大木头，天生少根筋的，我看就算是师父再世，也会让你们给活活气死！”药儿边说边走向石椅，发上简单束着的两条水蓝色丝带，随步轻曳，有若出水芙蓉。

段道脸上的浅笑一闪而逝，浅得几乎要让人以为只是肌肉牵动罢了。十几年来，这类娇蛮的埋怨，他早已习惯，自然不以为忤。

“古庄主在雪地里站了有八天之久，你还是不肯出手救他的妻子？”段道望向坐在石椅上的药儿，若无其事的开口。

“咦？”药儿的脸上霎时间出现光彩，眼中更闪烁着玩味的神色。“你不是向来都不管闲事的吗？古青云求的人是我，救不救唐琛琛也在我，既然与你无关，你又何需为古青云说话呢？”

“古青云……确有本事，这人在江湖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”段道面不改色，话中大有英雄惜英雄之意。“现今江湖上需要古剑山庄来掌控大局；

情陷美人关

古青云看重唐琛琛更甚于自身性命，若有万一，他绝不会独活于世，如此一来，古剑山庄少了龙头之首，势必大乱，届时，江湖上恐怕又会兴起一阵腥风血雨，受苦的，又是平民百姓了。”

“哼！”药儿冷冷地哼了一声。“江湖之事自有江湖人管，我们既然自小即随师父隐居于此，江湖是非便与你我无关，你別老跟师父一个模样，自诩为正义的化身，总想管尽天下不平事，到最后，反倒惹来一身腥。”

三十年前，“药圣”卓不凡是江湖上的第一号奇人，其精通医术、五行八卦、奇门遁甲，为人正直义勇，好打抱不平，江湖上人人感念他为铲奸除恶的侠士。其手中的奇刀——莫邪，则号称沾染过为数不清的恶人鲜血，江湖之人皆认定凡持此刀者必是光明磊落，坦荡荡的正人君子，更是指日可待的武林盟主；卓不凡因“莫邪”而得以行侠除恶，但也因此连累了妻儿。

数名欲夺取“莫邪”的贼人，乘夜潜入卓家，当时卓不凡携刀外出，家中仅存妻子，与一双儿女，心有余甘的贼人竟一时狂性大起，痛下毒手，将三名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孺杀害。

卓不凡返家后，看到的竟是惨绝人寰的景象，他一生除恶无数，到头来却令自己的妻儿死不瞑目，他救尽千万命在旦夕的病患，却连自己妻儿也救不了；他如何能忍下这口气。

受此刺激的卓不凡，在亲手埋葬了爱妻与一双儿女后，难忍心中悲愤，誓言手刃仇敌，以报灭门之仇；然而，在亲手杀尽仇家后，卓不凡从此万念俱灰，他孑然一身，独自归隐于人迹罕至的九寨谷，原想孤独终老，却意外的先后收了两名弟子，即为段道、药儿。

段道的父母原为寻常山樵民妇！八岁那年，一场大火夺走了段道父母的性命，偶经当地的卓不凡见小小年纪即有大将之风的段道，不忍他流落街头，便收养了他，而后，师徒两人在一条溪流旁，发现一名弃婴，当时天寒地冻，段道一把抱起婴儿放在怀中取暖，一双坚毅的眼睛直直地望向卓不凡，卓不凡见状，只得收养了这名女婴，并取名为“药儿”。

师徒三人从此隐居九寨谷，不过问江湖之事，卓不凡将一生所学尽传两人；慧根独具的段道尽得其武学精髓，而绝顶聪明的药儿，则尽习名派医术奇学，唯一有别于卓不凡的，是药儿独钟用“毒”，十八年来，精心调制了千百种毒药，小至使人发痒、发笑，大至令人如坠凌迟致死般痛苦！这般古怪的性情，连卓不凡也猜不透缘由。

仅管如此，“灭门之恨”仍是在卓不凡心中挥之不去，十六年后，一代药圣卓不凡仍是抑郁而终。从此，段道与药儿两人相依为命，一晃眼，两年便过去了。

段道面对药儿的使毒并未动怒，他望向墙上高挂的一把以鹿皮包裹的刀，说道：“十八年之期已届，我们应当遵照师父遗命，归还‘莫邪’。”

药儿一听，便已明白了七、八分。“在武林奇志一书中确曾提及‘莫邪’曾为古剑山庄所有，你的意思，是想亲自归还此刀？”

“师父的遗命自然应当慎重。”

“那成。”药儿别开了脸，扁着嘴说：“你尽管去吧，最好去个十天半个月的别回来，把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扔在这冰山雪地里，反正我是没人要的可怜虫。”她赌气似的说着。从小到大，她几时离开过段道身旁了？一想到要与他分开，药儿的心里就有股难言的失落感。

闻言，段道这回可真的笑了，他走上前去，宠溺地拨着药儿两鬓的发丝。“傻药儿，我几时说过不带你一起去了，嗯？”

“真的？”药儿一听，兴奋地直抓着他的手。“真的？你终于肯带我出谷了？我真的可以和你一起去古剑山庄吗？”

“不带着你，我怎么可能放心得下呢？”

“哇！太好了，太好了。”药儿高兴得直拉着他转圈圈，像只翩翩起舞的蝴蝶，倏地，她停下了脚步，定睛望向段道。“说到底，你还是要我救唐琛琛对不对？”

段道未置可否，只是含笑望着药儿。

药儿一双慧黠的大眼睛眨了眨，随即俏皮地皱了下鼻子，说道：“唐琛琛中的是‘摧心灭骨草’，相传源自西域，当今世上无人能解，不过，前些天我在师父的笔记中瞧出了端倪，这药自然是希罕了些，不过……我想古庄主应该会不辞辛苦天涯海角相寻的。”她有些坏心的望向门外苦苦守候的古青云。

段道无奈的摇了摇头，“不许为难古庄主。”

“那得看你所谓的为难的标准在哪儿罗！”

药儿抛下这模棱两可的回答后，便信步走向大门，一推开门，便见银白雪地中几乎冻僵的古青云，一张俊逸潇洒的脸已呈紫青色，两鬓也垂散着几缕青丝，看来既憔悴又狼狈，丝毫无法与昔日在江湖上呼风唤雨的古青云相比，而这一切，全为了他最深爱的女人——唐琛琛。

如此这般的情深意重，不知已感动多少铁铮铮的汉子，可惜的是，未识情滋味的药儿，却无法体会其中心情。

“古庄主，你请回吧！”药儿开口直道。

古青云闻言，猛一抬头，眼中几乎要喷出怒火，但才一转念，便觉药儿的话中另有所指。他沉住气，缓缓问道：“姑娘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我的意思很明白，”药儿轻轻一笑，“尊夫人身上的‘摧心灭骨草’有解，明日一早，我就和师兄启程前往古剑山庄，不过，‘摧心灭骨草’的解

药调制不易，尤以其中数味药引难以取得，关于这点……”

“药儿姑娘尽管放心，此事古某自会立即着手处理。”古青云心中的一块大石落了地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，他未料及药儿竟肯答应请求，一时间，各式纷杂的情绪如排山倒海般涌来，这下他胸中一股沉郁已久的血气回散而开，在五脏六腑中快速运行，未多时，一口鲜血自口中喷出，全身上下一股深厚的内力也自掌心散出，直指面前的药儿。

就在同时，屋内的段道飞身窜出，急速揽腰抱起惊愕的药儿，避开了强劲的内力；他单足轻点地后，便与药儿弹跳至古青云身后，以双掌运行内力，紧贴古青云之背，稳住古青云的心脉，同时，段道朗声道：“古庄主，请屏住鼻息、调匀呼吸，我以内力助你平息体内的郁气。药儿，快用银针扎穴，助古庄主一臂之力。”

闻言，药儿立即自腰际系带中取出锦囊，手法俐落的取出数枚银针，准确地扎入古青云颈项上的穴位。

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，豆大的汗珠自三人额上沁出，药儿错落有致地在古青云身上扎针，古青云的脸色先是紫青转黑，而后又由黑转红，逐渐呈现出些许血色；段道见时机成熟，猛一使力，两人同时剧烈地震动着身体，气势之大，连四周围地上的白雪也向外旋成一个圈状。

白
眼
猴
系
砂

砰！的一声，古青云身上的银针应声飞出，人也顺势向前跌去。

“古庄主。”段道立即上前扶起古青云，“可有任何不适？你先运气试一试。”

古青云依言盘腿而坐，提气行于脉络腑脏之中，只觉一股内力畅行无阻，通体舒畅，功力似比往昔更上一层楼；古青云随即停止运气，起身拜谢。

“段兄，今日你以自身功力助我脱险，令古某不致走火入魔！这般大恩，古某此生没齿难忘。”古青云心中万分感激，却也讶异于隐居山野的段道，竟有如此深厚之功力，他不禁忖量：此人一出江湖，不知将掀起怎样的狂风骇浪？

“是药儿无礼在先，段道代师妹向古庄主请过。”段道抱拳一揖，而后转而望向一旁纳凉的药儿，低声唤道：“药儿，你过来。”

药儿识趣的走了过来，说道：“与其要我向他说那些虚伪的词令，不如做些有意义的事儿。”说罢，药儿自系带中取出一粒朱褐色、约莫弹珠大小的药丸，递给身旁的古青云。

“这是从数百种珍贵药材中提炼而得，为补品中的上乘之品，具有提气醒神的功效，练武之人更可打通穴脉，增进功力；我原本是想给师兄服用的，不过……你就拿去吧！”药儿说罢，还不忘睨了身旁的段道一眼，大有“活该你吃不着”之意。

情陷美人关

“那太好了！”古青云立刻伸手接过，双眼迸射出熠熠神采。“我立刻拿回去给琛琛，这对她一定有很大的助益。”

药儿一听，差点没气得昏厥！这男人是怎么回事啊？先前才听她肯出手救人，就兴奋得岔了心神，险些走火入魔；而后给了他稀世珍药，他却一心带回去给妻子，难不成为了个女人，连自身的安危也不顾了？

“我的老天爷！你可不可以清醒清醒啊？别整天只是挂念着你的小妻子好不好？我既然答应了要救她，自然就不会让她有一丝一毫差错，你就不要在这儿穷紧张了嘛！这药丸是要给你服用的，至于你妻子，我会另外开药方的。”药儿忍下想翻白眼的冲动，捺着性子说。

古青云静默了一会儿，随即扯出个苦笑！让人也不由得心酸，他眼中含着复杂的情感，望向眼前的一双璧人，说道：“药儿姑娘，你久居深山足不出户，自然不识人间情愁，我与琛琛之间，又岂是生死相许四字能诉尽？你也许无法体会我内心的感受，但我却可以告诉你，今生今世，若无琛琛相伴左右，万物于我皆是空；我日夜兼程赶至九寨沟，在门外苦候多日，不以天寒地冻为苦，却无法抑制自己思念的情绪，连日来，我几乎要被这样的思念所打败，唯一支持我的，只有心中冀求与琛琛天长地久相依的心愿；方才，一时得知你愿为琛琛解

毒，我只感觉一颗被勒紧的心倏地松懈，五味杂陈，才致心神失念、走火入魔。药儿姑娘，你未涉情爱，或许无法了解，但是……”古青云顿了顿，意有所指的望向段道。“当下若有人强要拆散你与段兄，你又作何感想？”

古青云一番锐利的问话，直指段道的心坎，他对药儿的情意已经表露得如此明显了吗？他多次下山，均是为了躲避对药儿日益加深的情愫，却怎样也无法抑止自己的一颗心，无时无刻不心系药儿是否会着凉受伤？当距离与空间再也无法形成他欺骗自己的藉口时，段道便一心一意的认定！这辈子，他是再也放不下药儿了。

只是，他该如何确知药儿的心意呢？

古青云的一句话，让段道陷入沉思，也令药儿这个不识情愁滋味的少女心中百转千回：若是有人强要拆散我与师兄，今生今世永不相见，那我又何必活在这世上呢？虽说我对外面的世界仍旧好奇，但是就算一辈子待在九寨谷中，与世隔绝，只要有师兄相伴，那又何妨？

三人各自陷在彼此的沉思中，久久不语；首先打破沉默的，是段道听不出情感起伏的声音。

“古庄主，天色已晚，不妨今夜就屈就舍下一晚，待明日一早，再一起赶往古剑山庄。”

“段兄的好意，古某心领了。”古青云见段道一番恳切情意，动容地拱手谢道：“逗留九寨谷已有

多日。古某实在心系琛琛，今夜，我将立即启程回古剑山庄，我在寒舍恭候两位大驾。”

药儿闻言，即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立刻去抓上几帖药方，交由古庄主先行带回，对尊夫人体内的毒性，有克制之效。”

“有劳药儿姑娘。”

古青云见药儿入石屋抓药后，不经意望见身旁段道的目光始终停留在药儿身上，脸上刀刻般刚硬的线条，也不自觉地流露出柔情痴恋来。他不禁想及自己与琛琛的一番苦恋；眼前的男人，也正受着自己当初所受的情苦吧？

“明说又何妨？你何苦这般折磨自己呢？”古青云忍不住提点他几句。

“我冒不起这个险。”段道的声音显得既疲累又无奈。保持现状，起码他仍是药儿相依为命的师兄，倘若泄漏了心中真实的情感，也许，他将会永远地失去药儿。

古青云默然地望着他，此时此刻，他实在帮不上段道任何忙，唐琛琛的安危，才是他真正心系的，但古青云转念一思，或者，待他们两人来到古剑山庄后，他那热心纤细的小妻子，或许能凑合这一段良缘也说不定。

古青云俊帅的面容浮起一丝浅笑，说道：“感情的事无法强求，但该你的终究会是你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